



修智大和尚談：敬僧

青楓：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貴乎互相尊重，但往往見到的是起分別心，所謂「張三長、李四短」，亦作如是觀。對一般人而言，我們尚且要懂得尊重，何況對維護佛法、引導我們學習佛法的僧人，不是更應該好好地護持尊敬嗎！

修智：是的，在家信眾要對出家人起誠敬之心，而且要無分彼此，不能有什麼這位是聖僧、高僧，那位是凡僧，都不應該這樣，我們要對整個僧團有所敬重。

青楓：是的，這很重要。有些信眾祇是特別敬重他的皈依接引師，又或者祇敬重三幾位自己常親近的法師，對其他僧人却「視若無睹」，這都是不當行為。猶如入學讀書，雖然不是每位老師對我的班級科目有授課，但仍須以「老師」之禮儀恭敬之。

修智：無論是年長的，或者是年輕的法師，都是隨佛修行者，好比大海裡既有各式各樣的魚，也有蝦、藻苔，這些都是海產之物，對僧團，以及個別僧人，我們都得好好地



難得一見的酒瓶蘭開花

有天，修智大和尚在電話裏說：「快來看呀，酒瓶蘭開花啦！」

噯？園裏頭那株酒瓶蘭栽種了好幾年，一直以為它就是這樣的綠色觀賞植物，可想不到，還會看到它開花。

「還會看到」這四字，確實有點話裡有話，原來，傳說「酒瓶蘭」六十年才開花一次。——這當然沒有什麼根據，但也說明一點：酒瓶蘭之開花，確實難得一見。它的花也開得特別，花生長在樹頂上。那墨綠的，像梳理得整整齊齊的條狀葉，驟眼看去，像個新髮型。而它稱為「酒瓶蘭」，恐怕也是呼形喝象，它的樹頭肥大，就像一個酒瓶。

這剛長出來的酒瓶蘭花像什麼？我很自然地想到泰國佛像的造型。前些日子，每次回到妙法寺，第一個急著觀察的，就是看看這酒瓶蘭的花生長到什麼程度？它慢慢地散放開來，在周遭墨綠樹葉的拱托下，這嫩黃的綠，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，一天一天可愛地成長起來。

「呀，你看——」一位朋友說：「還有好幾隻蜜蜂在吸採花蜜呢！」對啦，根據資料顯示，「酒瓶蘭」的花會發出淡淡的甜香。

樹木的生長，也像我們的身體一樣，不要太「嬌生慣養」，是需要做鍛鍊鍛鍊的，所以，對酒瓶蘭的澆水，在秋冬雨季減少水量，可以培養體質，提高它的抗寒能力。

敬重，更不要作出呵責詆毀行為。僧人的行為，自有世間法律制約，乃至自招報應。我們對僧寶恭敬，自有修福善心，別起不敬之心，自招惡緣苦果。

青楓：我們常說「佛、法、僧」三寶，這個「寶」字，是珍貴、寶物之意，是要好好的珍惜敬重，可是，在平日所見，有些信眾可不是把「佛、法、僧」視為難得珍寶，而是利用來為自己「招財進寶」。我說起這個來是因為有些人問起：「在佛具舖見到彌勒佛像一手拿佛珠，另一隻手托着一個大元寶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告訴他，我看到的更離譜，有一家食肆，居然把這樣一個托元寶的造像放在門口，把佛菩薩視作「招財貓」嗎？真豈有此理！

修智：這樣拿菩薩像、拿佛像來開玩笑，是很罪過

的。彌勒佛的形像是怎樣的呢？他身旁放下一個布袋，這是「放下布袋，得大自在」之意，布袋都放下，你還叫他托着大元寶？將彌勒佛像更改做型，便把他當財神了。對佛是不敬，很罪過的，這又怎樣可以得招財進寶？相信你也會留意到，有些店舖還會售賣泥塑小沙彌產品，形像可愛的小沙彌，教人看着心生歡喜，這原意很好，但塑造的動作形態，却欠缺尊重，有些小沙彌在打瞌睡，或者蹦蹦跳跳在嬉戲，還戴着太陽眼鏡的；即使在幹俗務，如洗衣、挑水，都是不大恰當的，塑造小沙彌，該從他們的學習入手，譬如念經、禮佛。這是對僧寶的恭敬，我們實在不應該拿來開玩笑，當「得意」藝術品來欣賞。

遊園驚喜

有一著名戲劇，劇名是「遊園驚夢」。

我却常在妙法寺園裡尋尋覓覓，而好些時又會有驟然的「遊園驚喜」。

就因為妙法寺園林花種多，花開花落，此起彼落，有時見到落英繽紛，有時還見到繁花盛放！也有些時我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裡尋找那「起眼」的花朵。所謂「不起眼的角落」，也不是真的什麼「角落」，而是這園林有些地方是蘇州園林的風格——曲折迴廊、假山遮掩，從這邊看過去看不到什麼，但轉過去之後，可能會給你一個別有洞天之感，這就是「園林驚喜」了。

我們在一個「不起眼的角落」，栽種上一棵玉堂春，平日祇見枝幹疏落，但開花的時候，那朵朵白白紅紅的大花朵兒，真漂亮！

——在妙法寺新舊殿下拍得這幅玉堂春，也是一幕「遊園驚喜」。



從地底生長出來的神秘巨花

—— 泰坦魔芋



約四個月後又開始從泥土裡生長起來。（我忽然想到「入定」、「禪定」這些詞語。）

此魔芋再生長「樹幹」的同時，在「樹」旁又生長一個「物體」，那就是它的花朵了。而且那「摺」起來的紫紅色花瓣，就像人們披在身上的衣服。

側面拍攝它的形態，就好像一位穿着闊袍大袖的人在拱手。

兩星期後，這「紅袍人」也「走」了。

讓我們等待下一個奇景再現。

泰坦魔芋原生長地是印尼蘇門答臘的熱帶雨林，如今有些植物園把它引入作人工培養。

泰坦魔芋有好幾種生長形態，圖中所見，是妙法寺栽種的一種。

請留意一下，那直直一條，可不是「樹幹」，而是葉柄（之所以我前邊寫這個「樹」字時，加上一個引號）。既是葉柄，所以也是綠色的，葉柄頂端分三個分枝，每個分枝又生出不少大葉，看上去便像一柄綠傘。

根據記錄，德國斯圖加特的威廉瑪動植物園於二零零五年培植出的巨花魔芋，有2.91米高的花序，是目前世上最高大的花。

魔芋、魔芋，我們在觀察、等待你的成長。

以下一則報導，我不是在寫「科幻小說」。

妙法寺早三、兩個月前，出現一朵「神秘花」——紫紅色的，從地底標生起來。一般的花，不都是從樹上、從葉叢中間長來嗎？但這朵充滿神秘的紫紅花朵，却是從地底獨立似的生長起來，它的那棵「樹」，反而在旁邊生長，兩者似乎不相關的。驟眼看去，這棵綠「樹」，就像一把太陽傘那樣，為這朵神秘花遮風擋雨。

這棵神秘花樹，「姓甚名誰」？細看資料，原來它名「泰坦魔芋」，又名「巨花魔芋」——這花的確很巨，有些品種的連花序計算可以高達三米的，那就是一層樓那麼高了。這是「花」而不是樹身啊！難怪它被稱為世上最大的巨花。

此花樹初到妙法寺時，大概是五、六呎高，修智大和尚告訴我：「這株花樹名稱是泰坦魔芋，它的花十分大，有一個人那麼高！」

「你是指一朵花的高度？」

「是呀！一朵花！」

我「哦、哦」兩聲，大有「聽住先」的不敢置信。後來一查資料，果如是。

——不得了，每天看着它生長。

很可惜，兩三個月後，這泰坦魔芋有「枯死」跡象，太可惜，太可惜！

——這又可惜得太早！原來這些老葉雖萎凋了，但它的球莖，却是進入「休眠狀態」的，大

妙法寺盂蘭法會通啟

茲訂於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（西曆 8 月 22 日至 27 日）舉辦盂蘭超荐法會，於七月十五日（西曆 8 月 28 日）舉行盂蘭盆大供，以此功德，祝願護法善信，健在者增福延壽，過逝者往生極樂，屆時至希蒞臨禮佛，共襄盛舉，同結善緣。

妙法寺謹啟

2015年 5 月

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（西曆 8 月 22 日至 8 月 27 日）

上午 9:00 至 11:30

下午 1:30 至 4:00

農曆七月十四日（西曆 8 月 27 日）下午六時 大蒙山施食

農曆七月十五日（西曆 8 月 28 日）上午九時 盂蘭盆大供

供花／供燈／供果／供齋／祝福延壽／超荐先親功德，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為荷。

怡山然禪師發願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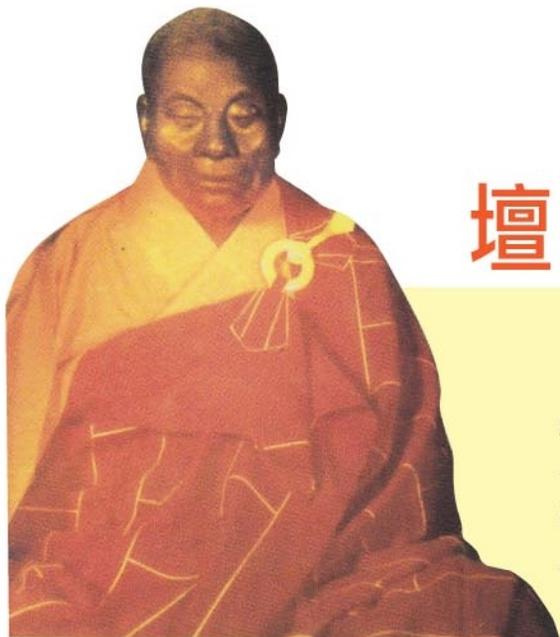
歸命十方調御師 演揚清淨微妙法

三乘四果解脫僧 願賜慈悲哀攝受

弟子某甲，自違真性，枉入迷流。隨生死以飄沉，逐色聲而貪染。十纏十使，積成有漏之因；六根六塵，妄作無邊之罪。迷淪苦海，深溺邪途；著我耽人，舉枉措直。累生業障，一切愆尤。仰三寶以慈悲，瀝一心而懺悔。所願能仁拯拔，善友提携；出煩惱之深淵，到菩提之彼岸。此世福基命位，各願昌隆；來生智種靈苗，同希增秀。生逢中國，長遇明師；正信出家，童真入道。六根通利，三業純和；不染世緣，常修梵行。執持禁戒，塵業不侵；嚴護威儀，蝸飛無損。不逢八難，不缺四緣；般若智以現前，菩提心而不退。修習正法，了悟大乘；開六度之行門，越三祇之劫海。建法幢於處處，破疑網於重重。降伏眾魔，紹隆三寶。承事十方諸佛，無有疲勞；修學一切法門，悉皆通達。廣作福慧，普利塵沙。得六種之神通，圓一生之佛果。

然後不捨法界，遍入塵勞。等觀音之慈心，行普賢之願海。他方此界，逐類隨形，應現色身，演揚妙法。泥犁苦趣，餓鬼道中，或放大光明，或現諸神變，其有見我相，乃至聞我名，皆發菩提心，永出輪迴苦。火鑊冰河之地，變作香林；飲銅食鐵之徒，化生淨土。披毛戴角，負債含怨，盡罷辛酸，咸霑利樂。疾疫世而現為藥草，救療沉疴；饑饉時而化作稻粱，濟諸貧餒。但有利益，無不興崇。

次期累世怨親，現存眷屬，出四生之汨沒，捨萬劫之愛纏。等與含生，齊成佛道。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。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



壇經密碼之十一(完結篇)

“六祖壇經”，簡稱“壇經”。

此“經”對於佛教來說，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。但如果說它“離經叛道”，則似乎過火。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，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。時下注釋“壇經”的著作，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，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。

青楓謹識

誰主浮沉

對事物的看法，我們總喜歡壁壘分明、楚河漢界的對立起來，其實，很多事物都是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，不是「非黑即白，非白即黑」，而是兩者互有參融，黑與白交融起來便會起變化，最少會產生「灰色」吧！白的成份較多，便成「灰白」；黑的成分多呢？那自然成為「灰黑」。對事物的看法也是這樣。以這樣引伸開來看禪宗裡的「漸悟」、「頓悟」之分，不也是同一樣道理嗎？

董其昌論畫，以禪宗的「南北分」作譬喻，固然這樣的譬喻是容易令人明白，但却也容易出現「副作用」的——一刀切的非此即彼，仿佛是兩陣對圓，也就是我所說的壁壘分明、楚河漢界。這是錯覺，甚至可以說是誤導。

頓悟，必然是以「漸悟」作基礎，是由漸悟而來的，它不是「無中生有」，我們即使說「平地一聲雷」的突然「轟响」，這也祇不過是我們的表面感覺，是看不到這一聲雷的形成過程而已。

同樣地，如果我們說：「頓悟，就是靈光一閃」，那也不過是我們看不到形成這一閃背後的過程罷了。

其實，看「壇經」是很實在地看到六祖惠能所強調的：所謂漸悟、頓悟，祇是人們的資質問題。「壇經」之「頓漸品」——

師謂眾曰：「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。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」

頓漸之分，就僅是關乎人的「利鈍」問題，不妨用一句我們現在的俗語來說明之，譬如我們談：「佢醒

目，一點就明；你就差好多，要我講多幾遍你才明白！」講多幾遍才明白，這是漸悟，一點就明是「靈光一閃」的頓悟。

千年來，在「禪界」裡不斷地有南北宗之爭，最教世人「驚心動魄」的，是惠能大師圓寂後二十年，已「升」為「荷澤大師」的徒兒神會，與「北宗」諸大師作繼承人的名份之爭，推向高潮的，就是那一次「無遮大會」（無遮掩，公開辯論）。

這南宗、北宗之爭，實際上就是製造分裂。但作為焦點人物的神秀與惠能，實際上是互相敬重，惺惺相惜的，就從所謂漸悟、頓悟看，亦是互相參融，為何又弄到「河水不犯井水」？這全都是他們的徒兒們在爭名份爭正統罷了。

「壇經」是由惠能弟子們作的紀錄。所「紀錄」的言詞究竟有百分之幾是「全真實的紀錄」？（拿多個版本作比較，其字數也可以相差一倍的。）我在前文也發了一點牢騷——有些「紀錄」看來是惠能弟子添加上去的。特別是一些「攻擊」北宗神秀大師的言詞，我相信不會真的出自惠能之口。惠能不可能在眾弟子面前那樣狠批別人的，何況這又是在北方影響深遠，有崇高地位的神秀大師兄？請恕我「小人之心」，我的推測是惠能一些弟子假借師傅之名（反正師傅已往生），而踩低別人以自抬身價（南宗正統地位的身價）。

——重要的還是「法本一家」。我們還是不要在「漸悟」、「頓悟」裡，在南宗、北宗誰主浮沉上，胡思亂想吧。

「六祖壇經」是一本「智慧書」。大凡屬於「智慧書」的，我們便得翻覆推敲、學習，一而再地，或者深入再深入地思考。古今中外，「智慧書」多不勝數，在中華大地，「道德經」、「莊子」以及「論語」等皆是。

詩詞裡有一句：「遍地黃花分外香」，對「壇經」一書，也不妨說：「遍書智慧分外香」，每一章節都有它獨特的見解，重要的還是這「獨特」不僅是與別不同，而是充滿智慧才情，充盈於我們的思維空間而又讓我們顯得輕安自在。

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」，看書、做筆記亦然，閒說「壇經」，即使說上一輩子也可以沒完沒了，話題多多，它的啓悟性實在太好，既然「世無不散筵席」，則一如我們入座於音樂會，即使再三「安哥」，最後也會高唱一曲：

「歡樂今宵再會，各位觀眾晚安……，」（借用香港電視「歡樂今宵」的晚安曲。）

不才寫這「壇經密碼」，寫到這裡也該告一段落吧！

以「六祖壇經」整體而言，「般若品第二」的一段話便是最好的「註腳」。——

「善知識，心量廣大，徧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即一切，去來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……」，這就是學習「壇經」得到的啓悟。

惠能大師臨終前一首偈語，是促使我寫「壇經密碼」的原動力。那是什麼「密碼」？

——且慢，先來看看這一節場景：

六祖惠能語重心長地對弟子說：「但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無動無靜，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是無非，無住無往，想汝等心迷，不會吾意，今再三囑汝，令汝見性，吾滅度後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若違吾教，縱吾在世，亦無有益。復說偈曰，……」

這「偈」，就是「壇經密碼」——

**兀兀不修善，騰騰不造惡；
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著。**

惠能大師說罷「偈語」，靜靜地端坐着。我想，當時的場景，鴉雀無聲，一衆弟子面向大師也平靜地坐著。至三更時分，惠能開腔，祇說了三個字：「吾行矣！」就這樣奄然遷化，就這樣一代大師去矣！

六祖最後這偈語，也正是簡潔洗練地總結了他的觀點。

我翻覆思量這首偈語，忽然靈光一閃，彷彿把「密碼」打開了——

不思善（兀兀不修善）

不思惡（騰騰不造惡）

諸法寂滅（寂寂斷見聞）

心無所住（蕩蕩心無著）。

做人處世，幹一切藝術、營生，本着這四句便通行無阻、輕安自在。諸位大德、學者，不才妄作解人，真是不知所謂，還請多多包涵，並指出繆誤之處，以免誤己誤人，多謝各位！

二〇一五年六月六日 寫於妙法寺書畫室

解 開 密 碼

外一章：始與終·無始亦無終

寫到「多謝各位」，本已擱筆，可舒一口氣了！忽然，有一首偈語彷彿在腦海裡泛舟而來，——這便是大家熟悉的「惠能入門偈」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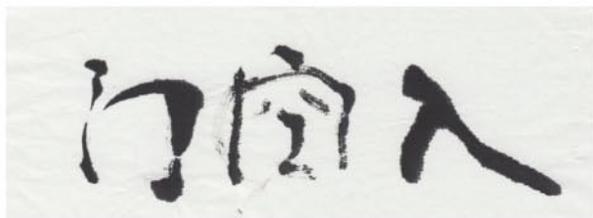
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
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

「壇經」裡，六祖第一首偈語便是這一首，而他最後的「遺言偈」是——

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
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

我簡釋為：「不思善、不善惡；諸法寂滅，心無所住！」

試把這「入門」與「遺言」兩偈合起來參看，是不是有所相應？



菩提本無樹 兀兀不修善，
明鏡亦非台 騰騰不造惡；
本來無一物 寂寂斷見聞，
何處惹塵埃 蕩蕩心無著。

一前一後，一始一終（也可說是渾圓一體，無始亦無終），這是合二為一——一個「空」字，是惠能思想的核心價值，是「壇經」的密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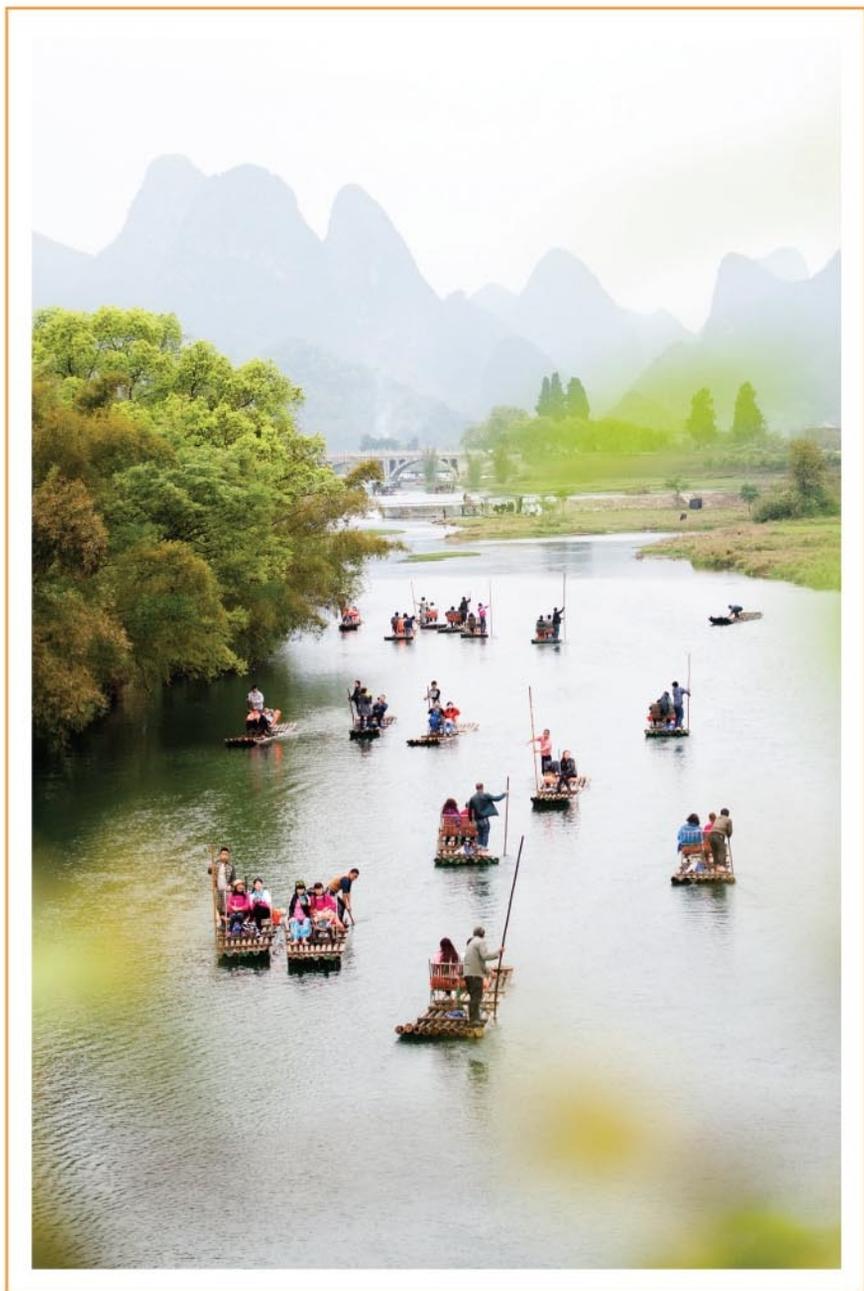
看「壇經」就是「入空門」。

我把這「入空門」三字以橫行書寫下來，如果你從右至左讀起，是「入空門」；從左至右讀呢？那是「門空入」。

是「心迷法華轉」還是「心悟轉法華」？

是「參空」還是「空參」？

一陣清風拂臉，抬頭看，在虛空藍天裡，彷彿看到惠能大師在微笑。



圖中的船隻，你即使造型、擺布，也很難有這樣恰如其份的分布，所謂自然不雕飾，此之謂也！

自然不雕飾

無論是繪畫還是攝影，第一印象的感覺是十分重要的。

所謂「一眼望去便生歡喜！」這就是吸引力。

李志榮這攝影作品，完全符合這要求。好的作品也像人一樣，人有「霎眼嬌」，也有「耐看」。本圖便屬於後者，而且越看越喜歡。那遠山近水，平靜地讓觀者心情舒暢，你甚至可以感悟到：人呀，營營役役、爭爭吵吵為啥？何不讓我們輕安自在地融入大自然去！

圖：李志榮 文：陳青楓

百年老店 友生昌

香港有售賣文房四寶之店舖，大大小小的，也有十餘廿家吧！譬如文聯莊、友生昌以及石齋等，都是好些書畫之友常到之地。

每次到佐敦友生昌選購紙筆墨，看到他們那個橫匾——「友生昌筆墨莊」，便聯想到「百年老店」這四字，原因是署名題寫這招牌橫匾的，是「林熙」先生。林熙寫的字，行內人一看便知已有相當歷史。

果然，與店主李育強兄談起來，原來他們這經營文房四寶的友生昌真的有百年歷史，由他阿爺一代做起，平時我在友生昌見

到一位老先生，靜靜地坐着，他便是第二代——李欽宏先生，如今基本上交捧了。

談起經營筆墨，李育強說：「如今經營比較困難，原材料及工資都漲了，加上人民幣高企，我們惟有採取薄利多銷。」

說起薄利多銷，友生昌倒是名副其實，還有同樣重要的，他們裱畫，價錢合理、交貨準，這早已是行內共識，紀先生及其幾位手足，不但勤奮，且富專業知識。我對李育強說：「你這個老板呀，死好命！」

友生昌招牌下李欽宏、育強兩父子合攝



連環圖與國畫



與插畫家董培新先生談「報章的漫畫與插畫」。

聊着聊着，我對董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——「我看過你們好些國畫作品，總覺得，仍沒有完全擺脫插畫的感覺，是不是因為寫人物畫的關係呢？又或者如董兄你本來就打算把插畫與國畫兩者的特性結合起來，融匯一體以創作新風格？」

董培新說了一句話，可令我陷入沉思。

他說：「現今有好些著名國畫家，過去都是寫連環圖的。」

沒錯，的確是這樣，我們隨便說幾個名字吧！程十髮先生、范曾先生，以及戴敦邦先生等等，未在國畫圈子裡成大名之時，都是寫過不少連環圖的。事實上有不少國畫家都是從連環圖裡走過來的。

筆者從小便喜歡看「公仔書」（連環圖），特別是一些歷史故事、古代人物，不僅是看故事，也同時欣賞那描繪的線條筆法。

有時候，你甚至可以單獨地，一張張地視之為國畫來觀賞。「阿Q正傳」如此，「孫悟空三打白骨精」如此；「紅樓夢」、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水滸傳」，無不如此……很多很多，但從這些作品，可看到一個問題：作者雖然寫的是連環圖，却是緊緊地擁抱着國畫精神的，他們並沒有放棄國畫的結構，不但如此，還往往真正地把國畫融入連環圖去。——這是內地畫人長期以來極其重要的訓練，寫連環圖雖是找「生活」，是「職業」，但對「造型」的拿捏準確有極大幫助。

他們本就熱愛國畫藝術，相信在畫連環圖之同時，以及在工餘時間也沒有放棄國畫創作，所以一旦離開了繪畫連環圖之工作崗位，而全心全意投入國畫的創作去，這也沒有出現那樣「從新開始」的感覺，就因為長期來都是兩者互融地發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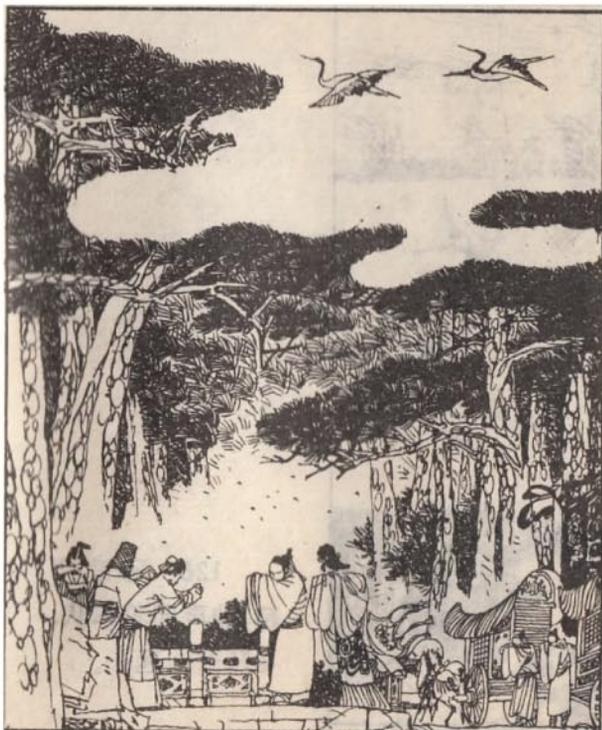
香港呢？在過去三幾十年來我們都可以看到，為報章寫插畫，寫連環圖的，都忙得昏頭昏腦，應付交稿還來不及哪有時間去「國畫一番」？也祇好把寫國畫興趣壓下來了，待退休之後才全面投入，像董培新兄便是這樣。（順便多說一句：羅冠樵先生之國畫，也有着強烈的「公仔」連環圖味道，他也是曾經長時間地在寫連環圖的。）

我個人以為，在這時候去擺脫在心坎裡已「根深蒂固」的連環圖意味，是很不容易的，你看內地一些從連環圖走過來的著名國畫家，有個別依然脫不了連環圖的影子，即使是名氣很大的范曾先生亦如是。

我在想：問題究竟出在哪裡？

是不是要從心之深處徹底地把「說故事」剔除掉才行？連環圖是很強調故事情節的，如果企圖把國畫與連環圖結合起來而所謂「融為一體」，這是極難磨合的，倒不如徹底地擺脫「說故事」的影子吧？

選自江蘇人民出版社張曉飛繪畫之連環圖「琵琶緣」（綫條與畫面結構便很國畫。）



生命就是一切

最近一位好朋友「走」了，那才六十年光景。

心情苦悶了好幾天，從這樁事上又一次想到這個問題——

生命，就是一切！

我們活着，為了什麼？我的看法是：「因為我們活着，便得好好地活着！」

至於如何才算得上「好好活着」？「不憂柴憂米，身體健康」，這在我來說已經是條件足夠了。如果我們今天仍未做到「不用憂柴憂米」，那就努力去達標吧！但這所謂「不用憂」，是做到基本要求就夠，超越了這基本便是「貪」。無論你貪的是金錢、是名氣、是權貴地位，還是物欲，一個「貪」字是可以毀掉一生，更不要說什

麼追求自在。然而，重要的是，我們得真正明白：這個「貪」其實都是自己造成的，——我們不必動不動便歸咎於社會，不必把責任推向別人。

當生命到了「行人止步」的時候，什麼錢財、地位還重要嗎？即使千億家財，人一走，連一分錢也不是你的，還不幸地帶來一連串的「人間糾紛」。

有人把那些糾紛視為不知着了什麼「魔咒」。什麼「魔咒」？無非都是一個「貪」字使然。貪就是魔鬼唸的「咒語」，這魔鬼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「心魔」。

擁有生命，多麼珍貴。把「貪」字擦掉，我們才會獲得大自在。

不立文字

看禪書，我們經常看到這一句：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。」

字面的理解，似乎很明顯地告訴我們：「如果對方不是我們這一教派的不要向之傳授教義，我們的教義，也不用文字去表達！」

「教外別傳」不是保守，不是關門主義，而是怕不正道，「走樣」。不立文字，是以心傳心。

很有點「諷刺」的是，今天我們看到有關「禪」的文字書本，雖不至汗毛充棟，也着實不少不少了，這又怎樣「不立文字」？

我的理解，也像好些論者的看法一樣，所謂「不立文字」，是指「不立於文字」，不執着於文字的解說，不受文字的解說困擾而已，不是「不要文字」。

「不立文字」可以聯想到「指月」，手指指向月亮，是引導我們去看月而不是叫我們牢牢盯住手指。「手指」是指引，是媒介，一如「文字」，所以，「不立文字」應理解為「不著於文字」。

在「中青年書畫家協會」聚會上

香港的書畫活動，頗為活躍！不過，還得說明一點，這都是民間自發的，一些志同道合者大家聚在一起，一來可以作為書藝畫藝交流，亦可以在聚會中增加「生活情趣」，——生活情趣，不一定是飲酒、麻將耍樂之類，文化活動便是可以讓我們提高品味的生活情趣。

前些日子應邀參加了一個「香港中青年書畫家協會」的聚會，是他們第三屆理事就職典禮，會長是寫得一手出色楷書的黎國強先生，主席則是中西畫兼備的李雅珍小姐。再細看他們一些會員作品，有大寫意水墨，有色彩濃烈的，有精緻的工筆；在書藝方面，亦同時可以看到好幾種風格。

集觀起來，便可以得出一個感覺，在好幾位老師帶領之下，學生們發揮他們的好學精

神，而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更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。

翻閱他們的會員作品集，看到擔任藝術顧問的，有李啓堅先生、趙維靈先生、蔣志光先生，其中的副會長楊時青先生更是一位雖沉默寡言，却畫藝了得的高手；另一位副會長黃信堅先生，充分地把握住趙少昂大師的花鳥畫精神。

這「中青年書畫家協會」，今屆還新增了一位副會長——伍槐枝先生。他經過五、六年的書學薰陶，今天已見成績，以他那誠懇的做人處世態度，相信會為這個書畫會帶來一些積極影響。

在此，祝願「中青年書畫家協會」越辦越好，為香港的書畫文化藝術活動添增活力。

楊時青的畫

香港有不少「書畫人」，平日裡孜孜不倦、勤勤懇懇地鑽進書畫裡，真有點兒與世無爭的感覺，祇有「無爭」的性格，才會專心於畫藝上，才會在書畫藝術上日有進步。

——楊時青先生便是這樣一位書畫人。

他平日，基本上祇做兩種事——教畫、寫畫，除了教授學生筆墨之外，自己便在畫藝上研習了。

月前，他在沒有怎樣宣傳下在大會堂高座辦了一個「師生展」。原來這「展期」是「執死雞」的，——即是有人早就訂了，臨時有其他原因而讓出檔期。

對於這樣的檔期，楊時青說：「沒所謂啦，能夠有檔期辦展覽也不錯！」他中西畫兼備，在展場看到，他的油畫也寫得好。楊先生說：「我寫畫，是由興趣驅使，倒是沒經過什麼老師指點的。」

也許，這樣反而容易促進自己作品的「個性」吧！



懷舊半條街

在港島中上環，短短的一條威靈頓街，可以說是香港典型的「懷舊街」，我們在這街道上可以追尋到一些半個世紀前遺留下來的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。

首先，你在中環走上那條直通半山的「天梯」（港島首道直上半山區的行人自動電梯），站在威靈頓街上方向西那邊邊過去，今天你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招牌交錯，都是橫寫的，但你可知道，一百年前，這「熱鬧不弱於現在」的威靈頓街，所有招牌都是直掛的，這也是傳統，但從招牌林立的景況看來，可以聯想到當年這裡是一道繁盛的人來人往的「風景綫」。

上圖是今時今日威靈頓街的「半條街」。我是站在天橋上向西望過去的。

下圖呢？是一百年前的照片，也差不多在上圖的位置影過去。

穿梭百年，一下子把時空壓縮起來。一百年的變遷，真是滄海桑田。特別是香港百年變遷還在不斷地「滾動」。這裡既然稱之為「懷舊半條街」，那麼一些情懷、情景，依然是有跡可尋。你看，兩圖右方樓房的「殘舊剝落」，何其相似，雖然兩者本身也相差半個世紀。

下圖這幅舊照，看畫面偏左後方位置，你可看一座很「新欸」的洋樓，原來這是香港第一座天主教教堂。不過，到一八八八年其堅道總教堂落成後，威靈頓街這一座便拆卸了。

百年前香港，地少人少，當年人口也不過是十萬到十二萬左右，但後來的人口越來越多，也就只好不斷填海。今時今日，港島少說也有一半土地是由填海而來的。





這幢舊樓

威靈頓街也像其他舊街一樣，都是新舊樓並存，有些戰前樓——三、四層高的樓房，能拆卸改建的都做了，剩下的戰前樓算起來也真是屈指可數。

不過，有一幢舊樓卻是經過一番大修整後保留下來，它的外貌有點中西結合。我隔一段日子便會自然地來這裡看看，除了欣賞這座在大廈林立中仍可屹立不倒的唐樓外，另一個原因，也是懷舊吧！當年我入行的報社就在對面，對窗的少女望過來。五十年後的今天，當然早已人去樓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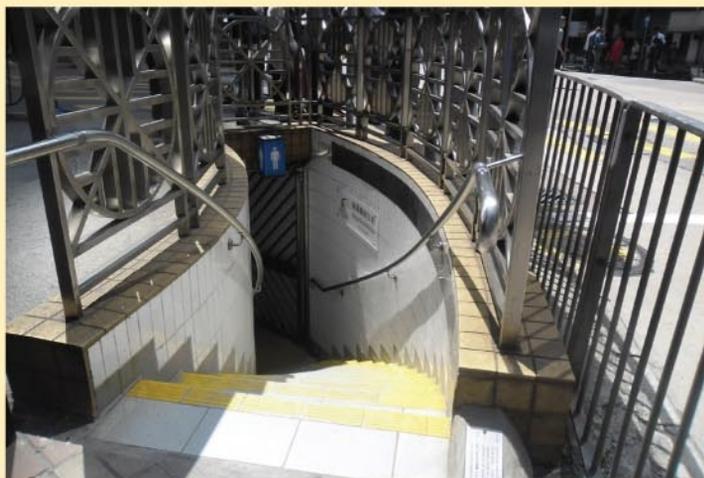
那本歌德原著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仍靜靜地躺在書櫃裡。

碩果僅存

看看本圖，你曉得是什麼嗎？
——這是「地下公廁」。

這類公廁在五十年前你還可以多見，但畢竟半個世紀了，今時今日不但是「買少見少」，可以說是碩果僅存的，祇剩下港島皇后大道中與威靈頓街交匯處的這一個吧！

我「好奇」地走進去看看，這已經與我五十年前所見的截然不同。今天，這公廁內的設施，與其他的沒有多大分別，但五十年前，你走進這些地下公廁就好像走進「防空洞」，真有點陰森森的感覺，而且坑下每隔十來分鐘便會自動地沖水一次，「洶湧澎湃」，沖激力很大，是把那些穢物一股腦兒地從這渠道沖進大海去。



今天，再沒有這「奇景」可看了。既然是碩果僅存的唯一，又何妨到此一遊，進去看看？不過，那是男廁，女的可要行人止步。

讓我再多說一點“懷舊文化”。

長期以來，人們對什麼茅廁、廁所這些地方，都視為不整潔的，所以十之八九是放在一個冷僻、不起眼的地方，放在“地底”似乎是最恰當了。後來地面的天橋多了起來，廁所便放在橋底下——取

代了慢慢式微的“地下公廁”。雖然如此，依然給人一個不被重視，甚至受鄙視的感覺。這種觀念，隨着社會的文明發展，今天是完全改變過來，這也真是文明進步的一個里程碑。



墟

我們的方塊字，是象形文字，越追溯下去、越接近原始的話，越覺得這「象形」像得很有趣。不過，隨着時代不斷向前推進，字形也有一個階段、一個階段的變化，就好像繪畫，我們從「小寫意」，進入「寫意」到後來發展到「大寫意」。這「大寫意」跟開始時的「小寫意」在畫面結構上便大大不同。文字的演進亦如是（但不是用這個去取代另一個的意思，而是指變化）。在演進過程上當然也有例外的，譬如這個「鼎」字，它還不是保留「鼎」的形狀嗎？兩邊相等像穩如泰山的「柱腳」，中間之上是一個「目」字，很四平八穩的，就好像那物體形狀，而「鼎」的本身已經是擁有幾千年歷史的物體，與甲骨文同樣的「高壽」。

今天本來是談這個「墟」字的，連題目也寫好了，可不知怎地，寫着寫着，却又寫得「離題萬丈」。好，讓我說回這個「墟」字。

「墟」這個字實在很有意思。何謂「墟」？——趁墟、墟期，在香港現在還保留這個「墟」字的地方，一下子便可以想到「大埔墟」、「花墟」，還有什麼「天光墟」之類。「趁墟」即是北方人說的「趕集」。「集」與「墟」都是指在農業社會裡人們把一些東西集中起來販賣，譬如過去「元朗墟」，逢「三、六、九」三個日子便是墟期。「墟」，本身原是空地。「土」是地，「虛」是空；聚則「墟」，散則「虛」，這個「墟」字不是很有意思嗎？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